

从知识出发和从现象出发

潘静

知识是怎么来的，又是怎么流传下去的？

知识是先驱们发现的，被后继者学习到从而得以流传。而那些原初的发现者和后来的学习者，心态是不同的。波兰尼在《个人知识》中给出这样的说法：

“发现者充满激情地专注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本身就能引出现象……如果我们从科学发现被后世的学生接受，被它唤起的激情似乎在逐渐降低。

从一项探索行为到仅仅把它们视为已知的和真实的，在这种转化过程中，认知者的个人参与被完全改变了……个人参与开始是把激情倾注于未经检验的种种假设之中，而后变成了满怀信心地把某些结论当做解释的框架的一部分。原创的驱动力降低为个人化的静态知识。曾经导致发现并引导对其进行验证的求知努力，现在变成了相信它是真实的信念力量……”

这段话可谓振聋发聩，对教学的启示是什么呢？

探究之时，面对未知世界，人是好奇的。人进行艰难的、可能充满曲折的探索，任何一点进步、突然现的一丝微光，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。再加上，探究过程的“假设”可以是多种多样的，那时候人的心灵是自由而舒展的，精神状态是愉悦而奋进的。满眼都是希望，满心都是对未来的美好预期。

而在学习现成理论的时候，人的心理预期是固定的、遇到挫折是令人沮丧的、学成后激起的美感和幸福感也很难超越于逻辑框架，因为学习是按着逻辑顺序推进的，情感被压制在底层……尽管可以用发现法来教学，可那与真实发现截然不同。发现者意气洋洋，学习者心结千千；发现者废寝忘食，学习者悬梁刺股。事实多在，鲜有例外。

那么，是否可以做一个理想的转化呢，让学习者变成发现者呢？众多的教育家开发出了诸如探究式教学、发现式学习、项目化学习、任务群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，都是出于这个目的。然而令人沮丧的是，这些教法似乎都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，为什么呢？它们都是奔着“知识”去的，而不是奔着“世界”去的。

把知识放在学生前面，让他们去思考和探究，获得的将是“对知识的认识”；把世界放在前面，让他们去发问、思考和探究，获得的将是“对世界的认识”。认识“知识”和认识“世界”的根本不同，在于后者保证了心灵的舒展和自由、保证了自我的存在感和主体地位，而前者在这里弱了很多。

我们希望，让学习者从原始现象出发去“认识世界”，因为现象是通向世界的最近桥梁。“从知识出发”、“从问题出发”、“从情境出发”、“从现象出发”，虽然最后都归结为知识，但过程不同、体验殊异。从现象出发，是在研究世界而不是研究知识，是探究自然而不是回答问题。人在面对世界时天然地具有好奇心，不需要情境去调动。如果情境有用，那一定是让研究对象在情境里显得更真实、更具体、更易于观察和分析，情境所渲染的应当是现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。如果情境不是研究的对象，就别让它喧宾夺主。

把知识当做“优秀的文明成果”去“继承和发扬”，甚至把知识当做信念只能仰视不能对话，那样的学习就是对人的奴役，那样的教育就不是善的教育。重复一句话：“在世界面前人是自由的，在知识面前人是受奴役的”。最近兴起的大概念教学、大单元教学、大项目教学、大任务教学等等，暗契于一个统一的趋势，那就是克服知识的碎片化、让人心在更大的舞台上飞扬，应该说这是教育观的巨大进步，因而反响强烈。然而多大算“大”？“大”的终点是什么？只能说，任何知识都有局限，只有世界至大无外！这样一看，现象教学就被衬托出来了——这个是个共同目标：走进真实的世界，在那里获得知识并学会认识世界！

不是要思考知识和理解知识，而是要思考世界和理解世界。知识乃工具和成果，随时可被抛弃，现今教材和 100 前相比已面目全非。把学生屏蔽在社会之外，把大好的生命年华

投入碎片化知识的学习、投入一招一式的技巧操练，于国于民实非善举。